

传奇人生——蔡医生的故事

作者：李维华

5月17日下午4点半，IU Health North Hospital正式命名蔡真从医生及夫人（Dr. Gonzalo and Jean Chua）影像候诊室。蔡医生的同事、学生、好友与家人欢聚一堂，共同庆祝蔡医生这一当之无愧的荣耀。我因事没能赶上欢聚，便跟他约好一周后到他家中小叙。

我认识蔡医生已10多年了。最早是报道他率先开启印城华人医生义诊，近几年又听说他热衷太极拳、国画以及中乐团，我对蔡医生的了解可谓零零散散。这次候诊室命名，激起了我对蔡医生的人生经历的好奇。一周后，我满怀期待地来到蔡医生家，迎接我的是蔡医生的外孙女，她今年高中毕业，正在和妈妈准备下午的毕业派对。我不便久留，就要了一本蔡医生去年刚出版的自传《A Grateful Immigrant Story》，回家细读之后，我对这位菲律宾老华侨的敬佩油然而生。

从福建到菲律宾

蔡真从医生，祖籍福建省晋江县东塘村。1927年，中国正值军阀混战，福建沿海的很多年轻人为了逃避抓壮丁，想尽办法离乡下南洋。蔡医生的父亲那一年虚岁17，他向亲戚借钱买了一个签证，改名换姓独自奔赴菲律宾。

孤身一人，“刚下船”的蔡父当起了清洁工、帮厨、厨师……只读过几年私塾的他，白天卖力干活，晚上到夜校学习英语。日本侵略中国之后，美军和菲军开始为抵抗日军备战，需要购买大批木材修筑战壕、建造兵营。到菲律宾12年后，蔡父凭着聪明和勤奋，成为了一家伐木场的销售经理。蔡父打算盘的本事远近闻名，工人刚把伐下来的木头装上大卡车，他就已经算出了这些木头可以锯成多少块多大尺寸的木板。

1937年，蔡父和蔡母自由恋爱结婚，引起了习惯于包办婚姻的菲律宾华人社区的冷言冷语。于是小夫妻俩便到另一个城市安下了家，蔡父和别人合伙开起了伐木场。次年，蔡医生出生。他是个早产儿，还不到29周，蔡妈妈说他小得可以放进一只11号的鞋子里，他的头只像一个小橘子那么大，出生后5-6天都没有吞咽反射。幸运的是，从一开始，蔡医生就在亲人的挚爱中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。他先天不足，经常发烧、癫痫，妈妈、奶奶、阿姨轮流用身体给他温暖。小小的生命在人间的苦难和亲人的宠爱之中，竟神奇地活下来了。

战争中的童年

蔡医生最早的记忆里充满了战争的火药味。1941年12月8日，日军偷袭珍珠港，6小时后轰炸菲律宾。蔡医生还记得，炮弹将父亲的办公室震塌时，只有3岁的他，正在办公桌上随着口琴音乐欢快地跳舞。驻菲美军对日军的进攻准备不足，菲律宾很快陷入敌手。因为蔡父曾参加过华裔的抗日组织，蔡母又和被日军残害的中国杨领事合过影，二人的头项很快被悬赏通缉。蔡父过去认识的一些日本商人摇身一变，成为日军秘密警察的军官，这使他感到

危险迫在眉睫，于是把家里的粮食和衣物装上一辆卡车，带领一家老小躲进从林。谁知丛林很快也不安全了，全家又冒险逃到了马尼拉。

为了养活全家，蔡父在临近的大商场里摆了一个小摊，从别处买来各种食品，分装后再卖出去，用剩下的食物养活全家和来投奔的亲戚。不久，蔡医生的弟弟患结核性脑膜炎不幸去世，妹妹生下来时妈妈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，没有奶水，只能靠喝米汤维系生命。原本的小康之家一落千丈，在贫困线上挣扎着，度日如年。

1944年10月，麦克阿瑟将军回到菲律宾，指挥美军向日军发起反攻。日军也开始了疯狂的垂死挣扎。蔡父怕全家遭难，就把粮食和衣物装在两个小木轮车上，搬到远离日军的堂兄家。没想到仅过了4天，日军就在堂兄所在的那条街点起了大火，蔡医生家的全部家当也被一烧而光，最后只剩下蔡父缝在鞋底里的50美金和蔡医生背着的两小包衣服。谁知更大的危险正在等着他们。回到家中，蔡父得知日军当晚将火烧他们住的公寓楼，并且已在街对面驾好机枪，谁要是出来就立即被处死。晚上，十来个日本土兵炸毁了楼后面小河上的桥，在楼下点起了火。50家老老少少手无寸铁，站在伐木厂的空地上，无望无助。

大火中，男子们开始冒死奋力抢出还没有烧焦的木板，站在小河里，用肩膀扛着木板，让孩子们手拉手，从这个救命的“浮桥”上走到了对岸。6岁的蔡医生拉着爸爸妈妈的手，和还在母亲怀里的小妹妹，在黑暗中逃命。耳边呼啸着枪炮声，周围不时有人被流弹击中，蔡医生已经没有了眼泪，忘记了害怕，麻木地跟着父母走了一夜，最后到了外公家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蔡医生目击了惨烈的马尼拉战役，日军在马尼拉的城堡（Intramuros）中固守，将菲律宾平民当作人质，把死者和濒死的人扔到护城河中。最后，麦克阿瑟下令轰炸，日军随即开始大批残杀无辜，美丽的古城立时血流成河。在1945年2月3日后的1个月中，10万菲律宾人丧命，马尼拉也在战火中被夷为平地。这一比影视中的屠杀还要惨烈数倍的场面，永远刻印在了蔡医生的记忆里。

遇见生命里最重要的另一半

战后，菲律宾开始重建，于1946年宣布独立。作为菲律宾出生的中国公民，蔡医生开始上中文学校。聪明好学的他，四年级时已是全班第一名，之后他转学到另一所正式学校。谁知好景不长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东南亚掀起了反华浪潮，华人被敲诈勒索，华人的孩子在学校被欺负，如果华人的店铺着了火，救火队要收5千peso才打开一个水龙头。蔡医生在学校因为说中文受到体罚，他发奋学习菲律宾语，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。可是，在麦肯锡主义盛行的时代，中国公民无论如何努力，也无法确保得到一个体面的工作。菲律宾独立几年后立法，要求中国人的公司只能雇用两名中国人，业主去世后孩子不能继承遗产。而且，中国学生只能参加医生和护士

的职业考试，蔡医生的亲戚在菲律宾最好的工程学院以第一名毕业，却不能参加工程师的职业考试。无奈，蔡医生一家加入菲律宾籍，他也决定学医。

菲律宾大学医预二年级的蔡医生在参加亲戚的生日庆祝会上，被一个甜美的女高音吸引。他寻声一看，一个身穿白衫黑裙的娇小的女孩子，面容和歌声一样的甜美。三天后，他们在蔡医生家隔壁的小餐馆不期而遇，从此两人堕入爱河。这个女孩子就是蔡医生现在的妻子Jean，她的父亲7岁时从广东到菲律宾，30多岁时已是菲律宾的华人首富之一，娶了四房太太，Jean是他36个孩子中的第24个。在马尼拉战役中，日军在她家点起了火，家人把大房子内的隔墙打通，侥幸找到出口逃命，但所有不动产被大火烧得精光。Jean 9岁时，父亲去世，她便边打工边上学，还参加合唱团演唱。那以后，两个情侣每天下午5点在同一个小餐馆会面，晚上蔡医生送Jean到夜校，再回家夜读。初恋的甜蜜让他们暂时忘记了生活的艰辛。

没想到，两人的交往却招来了冷眼和闲言碎语，甚至遭到了两个家庭的反对。那时的菲律宾华人依然习惯于包办婚姻，不但反对华人和菲裔联姻，而且对福建人和广东人交往也不能容忍。家里开始给蔡医生介绍富人家的女孩，Jean的家里也对她施加压力。但是，所有拆散他们的企图都是枉然的，两人爱得更深了。向来顺从父母的蔡医生彻夜不眠，情绪落到了低谷。最后，父亲让了步，蔡医生和Jean于1964年5月17日举行婚礼，850人前来祝贺。那以后的整整54年中，两人一起面对生活的磨难，担负起家庭的责任，享受成功的喜悦。

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

还在上医学院之前，因是移民而被歧视的经历使蔡医生有了一个“美国梦”。他向往美国为移民提供的机会和自由，以及美国强大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医学研究。蔡医生医学院毕业后先申请到加拿大做了两年的实习医生，然后申请到美国做放射科住院医，很快他就拿到了6所大学的录取信。蔡医生选择了印第安纳大学。不过好事多磨，他赴美签证的申请石沉大海。圣诞节，他偶然读到时代杂志上30岁的白宫发言人Bill Moyer的文章，提到Johnson总统想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。无望之中，他提笔写信给Moyer，告诉他，他是一个26岁的菲律宾医生，也想到美国来帮助建立这个伟大的社会。居然，他收到了回信！他的移民申请也被批准，而且总统不久将颁布新移民法（The Third Preference for Professionals），鼓励技术移民。1966年4月30日，蔡医生的儿子Rick过一周岁生日，之后不久，全家便开车来到了印城。

蔡医生在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做了三年放射科住院医生，由于他在工作中任劳任怨，认真负责，学校正式聘请他做放射科医生。但就在他的美国梦要真正实现的当口，大洋彼岸的另一场战争却惊醒了他。1969年，越战打得难解难分，美军急需军医，便降低了服役年龄的限制，

编者按：最近，我有幸拜读了蔡真丛医生的自传《A Grateful Immigrant Story》，被他的经历深深感动。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，很难想象战争的残酷，以及在反华浪潮中，华人遭遇的无处不在的歧视。蔡医生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度过了童年和青年，感悟到平等机会和自由的来之不易。在美国从医后，他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年轻的住院医，几十年如一日。

这本书讲述了蔡医生父亲、他自己以及他儿子三代人不同的故事，在截然不同的经历中，为父者身体力行，言传身教；为子者，耳濡目染，良弓无改。正值6月17日父亲节，愿每一位含辛茹苦的父亲，都得子世济其美。



1969年，在美军驻日本军队服役的蔡真丛医生（着军装者）回菲律宾看望父母。

让原已超龄的蔡医生赶上。无奈中，他只得改变上任前去菲律宾看望父母的计划，到德州参军入伍受训，之后被派到日本的一座1000张床位的美军医院，主持放射科工作。蔡医生在服役的两年中，恪遵职守，对工作一丝不苟，于1972年荣获军功勋章。

退役后，蔡医生又回到印城，受聘到St. Francis 医院放射科工作，同时在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兼职，后于1977年到Methodist医院工作，开始了他事业中最辉煌的时期。当时，住院医的培训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，医生都不愿意干。本院放射科每年可以接受3个住院医，但只能招到2个，谁也不愿意为两个学生费力备课，使得培训质量越来越差。蔡医生深知住院医培训是医生立业的最关键时期，对此，他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。1981年，主管住院医培训的主任辞职，蔡医生主动请缨，要求允许他试一年，谁知他一做就做了19年！

到蔡医生2000年离任时，Methodist放射科的住院医培训被评为全美最佳，每年从4-500个医学毕业生中招收五个住院医，全科同时有20个住院医。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，蔡医生功不可没。他执着、勤奋、敬业，不管上班多忙、回家多晚，他每天晚上都用大量时间阅读放射学的教材和新进展，准备教学内容，还给有特殊困难的住院医个别辅导。他说，我要把所有放射学的文献都读遍，谁

也问不倒我，不管什么题目，我拿起来就可以讲。他说到了，也做到了，而且做到了极致。1998年，蔡医生被选为印城最佳医生；2004年，他被选为全美最佳医生；2007年，Methodist Alumni Association又将他选为最佳教育者。

人生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——慈父

蔡医生的儿子Rick Chua是一位神经外科医生，擅长微创脊髓修复手术，在这一领域很有建树，不乏东南亚和中国的医生远道而来，向他求教。我问蔡医生是否从小着意培养儿子，他的答案却是“从来没有”。随后他讲了几件耐人寻味的小事。蔡医生有很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，晚间值班被传呼时开车很不安全，那些年没有发生意外，多亏小Rick陪伴蔡医生在晚间去医院。蔡医生开车时，小Rick就陪他说话；蔡医生做心脏造影时，小Rick就躲在屏幕后观看。高中暑假，Rick到医院做清洁工，蔡医生问他怎么样，Rick回答说，“我知道我将来不想做什么了。”

Rick从Brebeuf高中毕业成绩，成绩前十。他在Washington College毕业时的成绩也很好，但申请医学院时却碰到了“玻璃墙”，因为他是亚裔。于是他先读了一个硕士学位，但几次申请医学院仍然被拒，到最后，已经认识他的面试老师开玩笑说：“要是这次还上不了，你怎么办？”他答道：“我就继续申请，直到你们再也不愿见到

我。”期间，他参加用超声波治疗巴金森氏病的研究。当他在一个全国会议上，在1500位放射科医生和研究者面前介绍他的研究时，听众里的蔡医生感到由衷的骄傲。终于，Rick进入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学医，在做住院医时又爱上了神经外科，经过7年的训练后顺利毕业。现已独立开业多年。

结语

读完蔡医生的自传，我久久不能平静。父亲出生于福建，他自己和太太出生在菲律宾，儿子Rick出生在加拿大，女儿Anita出生在美国，每个都是第一代移民。三代人在百年的迁移过程中，始终保持着中华民族聪明、勤劳、简朴、谦卑的美德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在经历了颠沛流离、千辛万苦之后，蔡医生表现出的品格——坚韧顽强、勇于担当、兢兢业业，又有一颗慈悲之心。低调做人，高调做事，这就是蔡医生给予子孙的榜样。

IU Health North Hospital是蔡医生工作过的最后一所医院，他出资装修后的影像科候诊室整洁明亮，温馨舒适，墙上挂着11幅他亲手绘制的国画。蔡医生告诉我，他退休之前从没有拿过画笔。其实，蔡医生退休前也从没有打过太极拳、弹过扬琴。再过两个月，蔡医生将和太太共同庆祝他们80岁的生日，让我们预祝他们健康长寿！